

【语言学研究】

# 语言与音乐的共生关系及其应用

臧胜楠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语言和音乐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有声交际系统,二者不仅同根同源,而且在形式、意义及功能上有着诸多相似性,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可以广泛应用于歌曲创作、语言教学、医疗康复等领域,对人们的生活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语言;音乐;共生关系;歌曲创作;语言教学;医疗康复

**中图分类号:**H 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8)01-0103-04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8.01.014

对语言和音乐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指出,某些音乐形式之所以能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是源于它们与著名演讲音调的相似性<sup>①</sup>。此后,语言学、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界都进行了相关讨论,认为语言和音乐之间有种种关联,却未能准确地概括出二者的关系。

本文试图用“共生”解释语言和音乐的关系。所谓共生,原本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对彼此都有利;倘若分离,二者都不能独立生存。后来,共生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两种事物或社会现象间存在紧密联系的互利关系,都可以称其为共生关系,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语言和音乐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共同构成了有声符号系统,存在着彼此依存的共生关系。

## 一、语言和音乐的共生关系

### (一)语言和音乐同根共生

语言和音乐是怎样诞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第一句话也是第一首歌,诗、语言、音乐是同时诞生的<sup>②</sup>。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了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观点,认为音乐是从易动情感的说话声调那里产生的,通过语言的抑扬顿挫和夸张的特征得以进化<sup>③</sup>。而生物学家达尔文则从生物进化论的角

度提出,一种介于现代语言和音乐之间的交流形式可能是人类交际能力的起源<sup>④</sup>。中国诗人闻一多评论中国第一首情诗时,也认为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介乎语言和音乐之间,“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sup>[1](P117)</sup>,可以称作“乐语”(Musilanguage),后来经过逐步分化才形成了不同的特征<sup>⑤</sup>。由于语言和音乐的声音形式是转瞬即逝的,在二者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留下文字形式的记录,也就没有留下可供人们研究的“化石”。虽然无法准确地判断语言和音乐何时诞生、如何诞生,但“语言和音乐同根共生”是千百年来学者们的普遍认识。

### (二)形式上的相似性

语言和音乐属于符号系统,具备符号的外在形式,也就是声音的表现。语言和音乐的形式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度重合的,这也是人们最初探讨二者关系的原因所在。乐音和语音都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这些声音要素进而组合成节奏和旋律,在时间轴上不断向前延伸。节奏是均匀而有规律的进程,音乐的节奏通常是一种等时等长、强弱有别的间隔;语言节奏则较为复杂,除了音长和音强外,还要参考其他对比因素,如音色之间的交替往复<sup>⑥</sup>。旋律是音乐音高的行进运动方式,语言的旋律则表现为高低有别的语调及声调。节奏和旋律能够被人类轻易地感知,并呈现出较强的文化差异。比如一

收稿日期:2017-08-17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FJ2016C160);华侨大学项目(项目编号:HW201602)

作者简介:臧胜楠(1987-),女,山东日照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个中国人能轻易感知本土音乐的节奏旋律,能够辨认汉语的节奏、语调,以及声调的高低起伏,但换成一个美国人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他显然无法对这些声音进行准确的判断。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的听觉习惯,也与语言和音乐的声音形式能够相互影响有关。音乐教育家杨荫浏先生指出,任何一种音乐都与那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有最密切的关系<sup>⑦</sup>。中央音乐学院的杜亚雄教授也从音素、音节、单词和句子四个角度,论证了语言对音乐的制约作用<sup>⑧</sup>。国外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将语言的声音形式内在化,并在他们创作的音乐中将这此形式表现出来的缘故<sup>⑨</sup>。在音乐发展史上,声乐早于器乐,演唱先于演奏,语言结构影响音乐创作。例如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能够长短搭配,音乐的节奏也就相对自由。因此,世界语言系属与音乐风格色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sup>⑩</sup>,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 意义上的互补性

作为符号系统,语言和音乐用声音表达意义。语言的意义不难理解,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能指和所指是约定俗成的,能够较为准确地表情达意。即使存在言不尽意、言内意外的情况,也不影响同一文化中人们的正常交流,不同文化的语言之间也能互相翻译。音乐的意义比较模糊,其能指和所指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如果能把音乐翻译成语言,或把一种音乐翻译成另一种音乐,而且还要把原本的意思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音乐似乎比语言更容易实现跨文化交流,人们可能听不懂外语,却能够欣赏外国音乐,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这是因为语言和音乐同时拥有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人们在处理语言信息时,更加重视与概念、判断、推理相联系的理性意义,语气语调、抑扬顿挫等声音表现只能辅助加强感性意义;而处理音乐信息时,则更多地关注与情绪、态度、风格相联系的感性意义,对于创作者想要传递的理性意义则要用想象的方式加以修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钟子期一样,从俞伯牙的琴声中听出高山流水的具体情景。语言和音乐在表达意义上的侧重,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语言可以更明确地传递信息,音乐可以无障碍地传递感情;语言可以锻炼人们的思维逻辑能力,音乐可以更好地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多的时候,语言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能更加全面地表达意义。古今中外的各种仪式,无论是宗教、婚葬、宴会还是节日,语言解说和音乐伴奏总是同时存在。此外,歌曲作为语言和音乐紧密结合

的形式,更好地发挥了二者传递信息的作用,如《诗经》《荷马史诗》等著作都是通过歌唱而广为流传的。

由此可知,语言和音乐同根共生,并在接下来的进化过程中共同发展。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只有语言,或者只有音乐,二者总是共同存在的<sup>⑪</sup>。它们形式相似,互相影响;共同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各有侧重,互相补充。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正如同生物学界的共生关系,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 二、语言和音乐共生关系的应用

### (一) 歌曲创作领域

我们在前面说到过,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类似于歌唱。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载了很多歌曲的来源,如《礼记·乐记》中道:“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sup>⑫</sup>;《毛诗序》中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sup>⑬</sup>歌曲就是拉长了的语言,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是比普通言语更能够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上古时代诗乐难分,歌曲往往是有感而发、即兴而作的,词作者、曲作者、表演者通常为一人。但后来,诗乐分离,歌曲中语言和音乐的创作虽然有了先后之分,但二者之间一直是互为依据、互相影响的。例如春秋时代“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sup>⑭</sup>,曲调的创作以歌词为依据;两宋之际更多地是以诗合乐,词作者为了给现成的曲子配词,有时不得不以文辞屈就音律,增减字数、调整平仄来适应音乐的节奏和旋律<sup>⑮</sup>。现代歌曲的创作也通常采用这两种方式:一是依词谱曲,先有歌词,后有曲调,这种方式使用得最多;二是倚声填词,先有曲调,后填入歌词,这种方式难度较大,使用得较少。

千百年来,无论歌曲的形式如何变化,曲调和歌词总要保持和谐统一。经典的民歌之所以得到最为广泛的接受和传唱,正是因为歌词语言口语化、通俗化,曲调对歌词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夸张、扭曲和脱离。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诞生,歌曲创作速度的加快,曲调和歌词仿佛成为了不相干的两种艺术形式,只是在后天被生硬地“黏合”在了一起。词作者、曲作者和演唱者之间缺乏沟通,演唱时过多的“倒字”、不恰当的停顿是不符合语言和音乐的共生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流行歌曲风靡一时,却很快被人们所遗忘的原因。人类的语言和音乐在诞生之初就彼此相伴,并且在歌曲这种艺术类型中互动生长。一首优秀的歌曲作品必定经过千锤百炼,不仅追求曲调优美动听,还要跟歌词紧密结合起来,将歌词的内容、情感、

意境更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并且尽量使曲调的节奏、旋律和歌词的节奏、语调及声调相一致。

## (二) 语言教学领域

无论是母语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将音乐引入课堂都不算是新鲜事。但是研究者们通常关注的是音乐引起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却忽略了语言和音乐在习得上的共生关系。人类诞生之初,父母就会哼唱摇篮曲,这便是一种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成人会使用“儿向语言”(child-directed language),这种语言结构简单、语调夸张、重复性极强,有着音乐的诸多特征,是语言习得早期最重要的语言输入材料。作为回应,婴儿在前语言阶段用类似歌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在他们出生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儿童成长到一定阶段,便开始从儿歌这种音乐形式中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到了五岁时,儿童的语言能力基本生成,与成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且开始在课堂上学习母语,进一步提高读写能力。可见,在母语习得过程中,音乐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音乐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例如流行歌曲的诸多特征就像是儿向语言,能够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有价值的语言输入<sup>⑥</sup>。这些歌曲会不断地在脑海中回响,使得歌词的输入反复而持久<sup>⑦</sup>。音乐能够满足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诸多要素,除了提供理想的语言输入材料外,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内涵可以降低情感过滤,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不断重复、多渠道的语言输入形式可以提高语言记忆。如果学习者能够大胆地歌唱和表达,则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输出形式提高第二语言习得效果。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音乐确实可以促进学习者对语言要素的习得,并且提高语言技能。

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使用音乐,在母语教学中早就有“唱游”这种形式,将唱与玩、歌与演、音乐与动作相结合。在第二语言教学法中,暗示法就要求教师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讲解课文,这有利于听者对语言材料的吸收和理解<sup>⑧</sup>。更多的人赞成将音乐的重要形式之一——歌曲作为教学材料,将歌词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化等作为教学内容,通过丰富有趣的课堂活动,来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实际上,基于音乐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除了利用课堂上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在课外听歌、唱歌学语言。正如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 2014 年访问德国时所指出的,学好汉语“一是跟老师学,二是……多唱中文歌”。这种看法不仅来源于经验和推测,也有着深

厚的理论基础。

## (三) 医疗康复领域

人的大脑是一台复杂又精密的仪器,但又仿佛处于“黑箱”之中,无法看到其准确的思维活动过程。人们曾经认为大脑左右有明确的分工,左脑主管严密的逻辑思维,包括从事语言活动;右脑主管开放的形象思维,包括处理音乐事件。但是,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诞生,更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语言和音乐的信息处理是复杂的。失语症和失乐症在某些患者身上同时产生,但在更多患者身上是独立存在的<sup>⑨</sup>,这说明语言和音乐的加工区域既相互独立又广泛联系。美国神经科学家、音乐知觉与认知学会主席帕特尔也提出了语言和音乐在句法处理上共享认知资源的看法<sup>⑩</sup>。根据更为直观的影像观察,可以看到语言和音乐的大脑活动有一定重合。在较为低级的加工阶段,语言和音乐可能存在共享的神经基础;而在更为高级的加工阶段,二者则更多地表现出各自的特点<sup>⑪</sup>。

既然语言和音乐存在有诸多共同特征,在认知方面必然共享一些大脑活动区域。这些区域成为了音乐与语言的认知“接口”:当语言能力受损,可以用音乐训练来补偿;当音乐能力缺失,也可以用语言训练来弥补,这就是语言和音乐在认知资源上的共生。在医学界,已经有人将音乐引入失语症的治疗方案中,给患者安排了唱歌、演奏乐器、聆听音乐等活动,这些音乐疗法对于患者语言能力的恢复和情感的支持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sup>⑫</sup>。但是,将语言引入失乐症治疗的相关研究却极为少见。之所以出现这种资源利用的不平衡现象,是因为与语言能力相比,音乐能力的损伤不容易被发现;而且一个人即使“五音不全”,或者完全没有音乐能力,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正常交际。实际上,失乐症患者的音高障碍已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言语加工,尤其是声调语言为母语者的言语加工<sup>⑬</sup>。这些研究都说明了用语言来治疗音乐障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于拥有正常大脑的人们,语言和音乐的训练也会促进他们的脑区开发。国外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在语音感知、阅读技能、写作技能、词汇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都优于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音乐能力和语言能力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音乐能力强的人往往母语能力或第二语言能力都超乎正常水平。

## 结语

作为人类独有的两种有声交际工具,语言和音

乐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音乐或语言的特点。本文认为语言和音乐有着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然而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较少使用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欧洲,从2007年开始,已经举行了一系列以“语言、音乐和认知”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也成立了音乐知觉与认知学会,每年都

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这些都说明了对语言和音乐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些学科,特别是认知学科的热门课题之一。中国对于语言和音乐关系的研究,除了要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成果之外,更要立足于汉语和中国音乐的本质特征,毕竟中国的歌曲创作在处理声调、旋律等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歌曲,而汉语教学也不同于英语、日语等其他语言的教学。本文只作抛砖引玉之用,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本研究领域的发展。

注 释:

①④⑪ 参见(美)帕泰尔(杨玉芳,蔡丹超等译)《音乐、语言与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参见(法)让-雅克·卢梭(洪涛译)《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③ 参见江海燕《对“音乐起源”问题的几点认识》,文载《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1期。  
⑤ 参见 Brown S. “Are music and language homologues?”,文载 Annals-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1年第1期。  
⑥ 参见吴洁敏《什么是语言的节奏——汉语音律研究札记》,载《语文建设》1991年第5期。  
⑦ 参见杨荫浏,李坦娜《谈中国音乐的特点问题》,载《中国音乐》1981年第4期。  
⑧ 参见杜亚雄《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载《中国音乐》1990年第1期。  
⑨ 参见 Patel A D, Iversen J R, Rosenberg J C. Comparing the rhythm and melody of speech and music; The case of British English and French[J].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6年第5期。  
⑩ 参见王誉声《音乐源流学论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⑫⑬ 转引自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342页。

⑭ 转引自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⑮ 参见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97页。  
⑯ 参见 Murphey T, Alber J L. A pop song register: The motherese of adolescents as affective foreigner talk[J]. TESOL Quarterly, 1985年第4期。  
⑰ 参见 Murphey T. The Discourse of pop songs[J]. TESOL Quarterly, 1992年第4期。  
⑱ 参见张秀明《〈暗示法〉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载《福建外语》1997年第2期。  
⑲ 参见(美)霍德杰斯(刘沛,任恺译)《音乐心理学手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⑳ 参见 Patel A D, Gibson E, Ratner J, et al. Processing syntactic relations in language and music: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98年第6期。  
㉑ 参见赖寒等《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载《心理学报》2014年第3期。  
㉒ 参见蔡丽娇,陈锦秀《音乐疗法在失语症康复中的应用》,载《中华护理杂志》2012年第8期。  
㉓ 参见蒋存梅,杨玉芳《失歌症者对音乐和言语音高的加工》,载《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林文光. 闻一多文选[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language

ZANG Sheng-nan

(School of Chines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Music and language jointly constitute the audio system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They both have common roots, with so many similarities such as forms, meanings and functions. Likewise, music and language posses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n favor of musical composi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medical rehabilitation among other positive performances.

**Key word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composition; language teaching; medical rehabilitation

[责任编辑 吴继章]